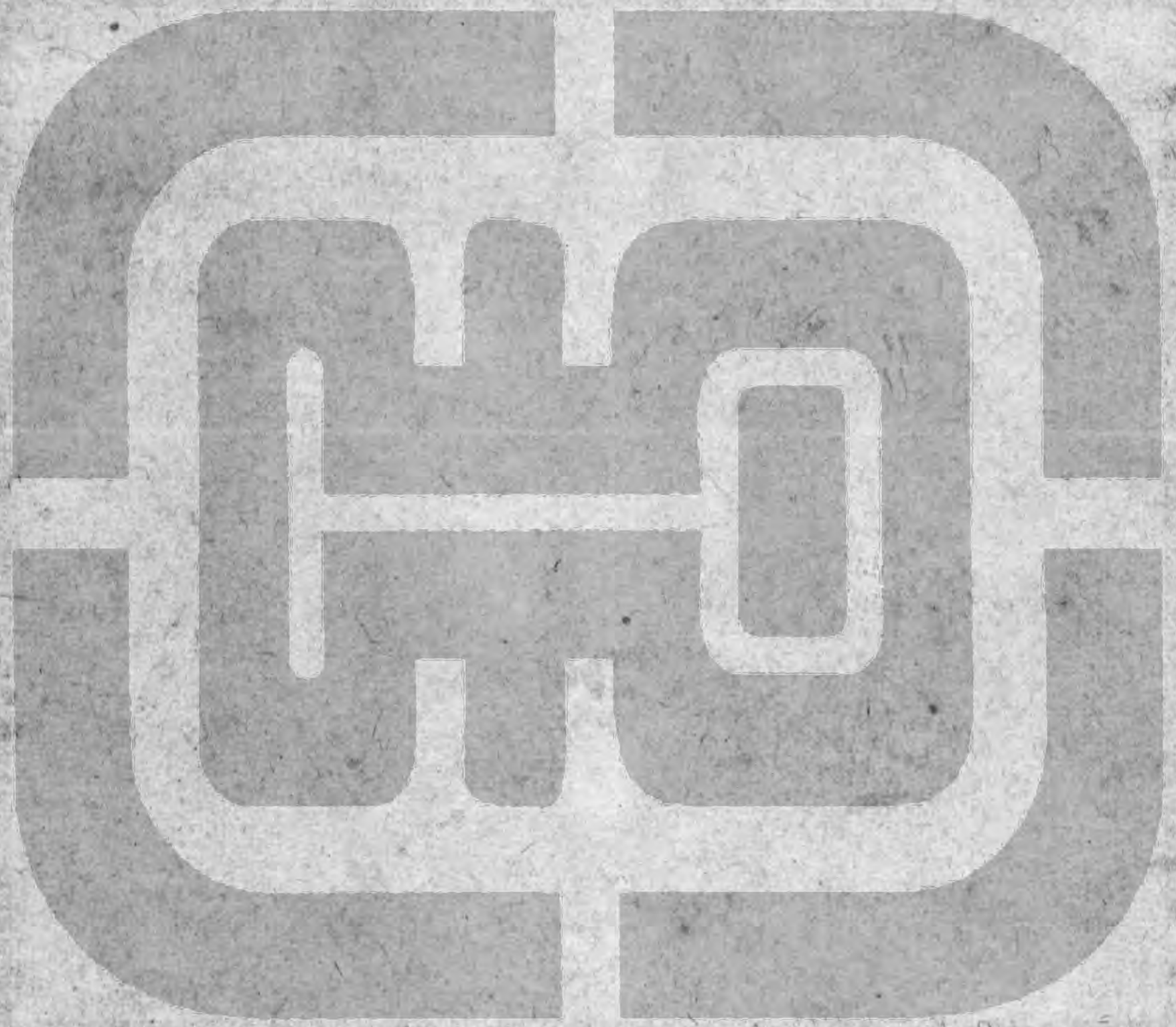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一

鴻猷錄卷五

高岱

北伐中原

吳元年丁未徐達等既執張士誠平吳振旅還京
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勑奬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
豪傑紛起爭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
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廣已先摧滅張士
誠兵強財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能至此自
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亦必有名世之將以爲之輔

故國家開永世之業將帥亦皆顯受爵祿慶流子孫與國同休于無疆也爾等勉之諸將皆頓首受命

上議北伐中原別遣湯和廖永忠等討方谷珍陳有定遣胡美何文輝等征福建遣楊璟等取廣西會湯和師平廣東以中原事屬徐達常遇春等九月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春爲副將軍諸別將皆屬焉率甲士二十萬由淮入河北向

上召諸將面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見遇春絶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兵如張定邊者但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須遇春領前鋒或敵勢強盛則與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使各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共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閫外之事一以付卿茲

行必自山東始次第進取古云山東十二山河之地
師行之際必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
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彼實則避之我實
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
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雄爭驅嘗見
其取敗者皆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諭傳
友德曰汝此行當努力昔漢高與項羽相持彭越宣
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乃汝立功之日也諸將受
命遂出師　上先遣使傳檄諭中原曰自古帝王臨
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
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
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
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慶長立幼泰定以臣弒
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
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淪瀆甚矣夫
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
世之大防所爲如彼豈可爲訓天下後世哉及其後
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臺憲報復有
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

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由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國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乃忌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反爲生民之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抗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奉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皆我赤縣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民撫養無異

先丙午夏元徐州守臣陸聚等已降附今年春楊璟
經畧荆州等處皆平至是達率諸將進克沂州元守
臣王宣降王信遁走又取嶧州遂攻青州遇元將也
速兵傅友德率騎與戰佯敗也速來追達麾軍進擊
俘斬甚衆平章保保降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
力戰及城破還與母訣曰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
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執不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
俊皆死之不花妻阿魯真亦抱其子幷女妾俱投井
死達自青州引師向濟南元守臣喬魯院等以城降
達以陳勝守之遣兵狥萊州元守臣安然降達所過
秋毫無犯達遣汪興祖分兵攻東平元守臣馬德棄
城走陳璧率所部五萬餘人來降衍聖公孔希學率
曲阜縣尹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克東州縣
皆降又率兵向濟寧元守臣陳秉直出走興祖入城
撫定之洪武元年戊申正月達等取東昌元守臣申
榮甫死之擴廓帖木兒退保晉寧關與貊高合兵拒
守達等攻安樂棣州距城五里合軍填濠壩進元守
臣俞勝遁張仲毅以城降達以華雲龍守棣州遂引
師西沂黃河至陳州左君弼歸附導師向汴梁父老
壺漿以迎將至汴梁元守臣李景昌棄城走乃狥河

南洛陽等處　上別命鄧愈師襄陽安陸景陵等處
兵北畧地愈遣別將王成李廷琛攻唐州克之進取
南陽達大軍至河南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
戰洛水北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以二十
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斃其前鋒大呼殺入達麾任
亮康茂才耿炳文等乘之俘獲無算脫因帖木兒收
散卒奔陝州大軍進營城北趙庸率步騎自中灤渡
河至虎牢關與曹良臣破元將詹同兵會達軍于城
北元守將李克夔出走梁王阿魯溫出降河南平乘
勝下洛陽克陝州抵潼關塢宗異遂破潼關入之達
分遣傅友德攻下福昌陵壽仙人等山寨降元將潘
莽兒牛叅政等又命任亮招諭嵩州亦下之以亮守
嵩州時河南諸軍皆降惟元將孫雲守裕州不下招
之不從至是城破被執　上釋而用之戊申五月車
駕幸大梁以大梁爲北京諸將皆以師會立行都督
府以陳德署府事留徇未下城堡何文輝征閩廣師
旋　上命爲河南衛指揮使統兵鎮守馬宗異　上
言潼關重地請擇人守之徐達言郭子興康茂才于
光可任　上遂命郭子興率茂才等鎮潼關諭之曰
陝州潼關三秦門戶扼而守之李思齊張師道如穴

中鼠耳若其來犯慎勿與爭但厲兵積穀嚴守禦俟
大軍至戮力取之茂才等乃運糧餉鎮河中秦人自
是不敢東出文輝在河南有山寨賊寇汝州等處文
輝率兵駐嵩州遣任亮討平之徐達師至陝命王臻
等將兵至虢州諸將克平毛葫蘆山寨及鞏縣諸山
砦封諸砦堡皆平元守將李克彝棄河南奔陝入關
依李思齊七月 上自大梁還京師將發大將軍率
諸將自陳橋入陛辭 上以河南北山東皆平命諸
將取元都面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
以安天下今士卒出百死一生未得休息朕每惕然
于心非得已也昔元起沙漠入主中國今其子孫怠
荒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
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掠朕實不忍爾將帥當以
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民安
其業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伐罪救民之意有
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出 上乃還京
命馮宗異留守汴梁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乃
檄山東守將汪興祖等以益都徐濟兵會于東昌薛
顯與俞通源渡河取衛輝元守臣龍二走彰德追及
之龍二復走元彰德守臣以城降進攻廣平元守臣

周澮以城降邯鄲尹都文玉亦降遂克趙州又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等用爲嚮導達又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于臨清時諸將駐濟寧久知府方克勤籌應芻糧極有方畧朱亮祖以河淺勒取五千夫濬河克勤不忍民勞泣禱于天天大雨水漲舟始行諸將率步騎夾河進元丞相也速帥衆禦海口聖風大潰進至河西務元平章倘會衆完只進已迎敵達率諸將進擊大破之元都大震時濟南軍作亂守將陳勝討平之鄧愈在河南　上手書示愈勿從北征留駐襄鄧經畧未附山寨愈遂遣兵攻下隨州德安光山諸郡縣及洪山腦山諸寨獲元守將王誠張誠劉敬等於是葉縣舞陽魯山之境皆定河南遂平而北征諸將遂向元都云

論曰嗚呼我　聖祖論中原一檄詞嚴而義正理直而氣昌雖大詰牧誓何加焉漢高三章之約豈足爲弘而縞素發喪之命又矯情飾詐未可同日語也況不殺之訓所以飭戒諸將者勤拳懇切悉出由衷誰湯武訓詞未見有此謂之順天應人之舉帝民伐罪

之師豈有毫髮慮哉故諸將比伐勢如破竹兵不留行仁者無敵斯足徵矣況汴京一舉足以係中原之心而命馬勝駐汴梁留鄧愈駐襄鄧分布遥制皆有機權其所以控制形勝駕御英雄之畧豈淺識之士所能窺測其萬一哉故能收韓彭之功而終身無雲夢之郤雖一時賢將莫非純臣示將將之能迥出千古也吁此其所以爲獨禀全智而克創大業也哉

克取元都

洪武元年戊申閏七月徐達率諸將既克長蘆直沽等處進抵河西務郭英首與元兵戰生擒達達判院遇元平章奄卜大戰擊破之俘獲人馬甚衆距通州三十里爲營深溝高壘爲持久計衆請速攻城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出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爲二斬首數千級元知院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擒元宗室梁王孛羅二十七日夜三鼓遂克通州徐達率孛羅雲龍等俱以師會元主得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等議北避兵遲明名羣臣會議端明殿門開有兩狐自

殿上出元主嘆曰宮禁深嚴此物何從來殆天所以
啓告朕也朕豈可復作徽欽嘲璧事耶遂決計北徙
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宦者趙伯顏不花
等諫留固守京城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
陛下當以死守奈何去之皆不聽命淮王帖木兒不
花丞相慶童留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出由居庸關
北去如上都達來諸將自通州向燕京遇元兵達令
尹堅衝陣堅兩手擒兩元將皆金虎符嘲刀于口而
馳元兵莫敢近八月二日抵城下攻齊化門達命諸
將填濠登城入達入城坐齊化門樓執其監國淮王

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迭朴賽因不花
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又獲鎮南威順
諸王子六人玉璽一玉印二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
元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官護侍禁戢
士卒毋得侵暴人民按堵市不易肆人謂曹彬下江
南不過是也達下令凡元朝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
于官署民籍中違者有罰元翰林待制黃殿仕恥出
見欲自投井爲其僕所守乃紿其僕曰吾甚愧何從
得酒飲醉而出可也其僕喜入市取酒殿仕遂投井
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學士危素禹僧

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可無死公死是亡國史也遂往見達後仕　國朝仍學士官達既定燕京將西征留兵三萬餘人分隸燕山大興永清六衛以孫興祖統之守燕京興祖紀律嚴明燕京以安達遣孫興祖命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常遇春傅友德等畧保定中山河間俱下之十一月達率師南至眞定會常遇春于柳亭命諸將分守要害以曹良臣潘敬趙興貴守通州元丞相也速將萬餘騎來寇營于白河時通州城中僅千人良臣與衆謀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遣

作勇趙興貴潘敬陳泰等出沿河舟中樹赤幟連亘三十里不絕鉦鼓之聲相聞也速聞之大駭遂引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擊之追至薊州不及而還捷至京師　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後達等大軍征陝西元平章也速復寇通州達遣常遇春李文忠帥所部兵東還拒之遂擣永平由遵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獲之次全寧也速來戰大破之也速遁追至灤河斬慶生俘宗王三人進兵克上都元主遠徙沙漠遇春乃引兵還燕

論曰我　聖祖之取中原克元都如摧枯拉朽耳雖

天命之有在而元人所以禦之者曾無一策夫元將善戰者莫如擴廓帖木兒觀其在陝西以敗亡餘孽猶能跳梁蹐蹜力抗王師亦雄健之材也假令元主使總諸路之兵禦之雖終無救于國事或猶可少延旦夕之命未必滅亡之易至此也乃既不帥衆以禦北伐之師又不勤王以赴燕京之急而使庸駑羣醜勉事支吾以中原之廣都城之下未聞有建牙開閫旗鼓相當而逞一戰之能者真所謂望風沙捧土以塞盟津之決夫豈有社稷之遠畧哉吁人謀之不臧蓋即天命之不佑也雖然師直爲壯曲爲老詩所謂匪

其所有豈惟吾中國之人憤之雖彼元君亦自知其爲竊據也天未定時上下相習恬不知非一旦眞主既出彼亦何詞蓋心服而氣自餒耳不然何甘心棄如脫屣之易若乃徐達之壯猷雄畧布德宣威不但戰勝攻取克建奇功至於封燕京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使民不知兵而不易肆蓋自南巢牧野之後始再見于斯也豈非千古英雄之將而何曹彬下江南之足云耶嗚呼信足見我 聖祖之知人善任使哉

畧下河東

洪武元年戊申八月徐達等既克元都 上命達留

兵鎮燕京率諸將進畧山西達分兵取永平河間等
處親率大軍取道眞定趨太行撻入守要害弃收未
附山寨十月　上命馬宗異由河南征山西以兵西
會達會湯和楊璟平兩廣還京　上俱命爲偏將軍
同大軍征山西皆遣受大將軍達節制達自眞定直
趨太原檄馬宗異由懷慶狗太行璟以兵會澤周宗
異至武陟遇元懷慶所遣游兵六十人獲之明日抵
懷慶元平章白瑣住等棄城走澤州宗異入城撫定
以紀斌守之引兵至太行山韓子城破其關元守兵
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澤出走留兵戍守文進攻
潞州及猗氏擒元右丞賈成轉攻平陽皆克之擒李
茂先田保保又克絳州十一月達分遣傅友德薛顯
率三千騎畧平定州擒元將湯同僉取七垛寨又遣
陸聚攻車子寨及井陘鳳山城山鐵山諸寨皆降之
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元擴廓帖木兒遣韓札兒來
侵澤州達遣楊璟與副將張彬往援之遇元兵于韓
店大戰璟等敗績璟大發憤達與諸將謀取太原時
聞元王命擴廓帖木兒達出太原由保安入居庸侵
燕京或議還兵救燕京者達曰孫興祖以六衛兵守
燕京足以相拒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

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扼亢擣虛也
彼若還兵救太原則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
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
果還兵救太原其鋒甚銳傅友德迎擊之兵未交擴
廓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數十人衝却之擴廓
營于城西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
整營大而無備請以夜劫其營遇春然之以告達曰
我騎兵雖集未至不可與戰夜劫營固當彼衆
[illegible]已其兵計會擴廓帖木兒部將哈
[illegible]遂乘夜襲之先遣五
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
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
引兵繼至敵誤之聲相應元兵大潰亂自相殺戮踩
踐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爲亟納韓
夫人馬四萬餘匹達遣傅友德薛顯擊破賀宗哲于石
州走其四大王又破逐竹貞兵於是悖忻霍縫猗氏
平陽等處皆定遇春勒兵追擴廓於大同擴廓走甘
肅得行人汪河還先是
上嘗遣河以書諭擴廓帖

木兒被留不遣數年河守節不屈今擴廓兵敗得脫歸　上嘉其節超遷吏部侍郎眷待優渥河在擴廓軍中久知其虛實及還備陳方畧擴廓由是多敗　上遣勅諭諸將於大原曰近者湯和定浙左平閩中楊璟清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遽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今再遣各官征進璟出澤州趨潞中雖少箚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文何慮焉太原之捷得璟以分其勢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宗異下偏將軍璟居和下協心同力剪除餘孽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爲嫌達遣常遇春引兵攻大同元守將竹貞棄城走遂拔之傳檄文德率兵巡太和嶺之西北尋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之兵遂拔宣德及在外諸城堡達又遣汪興祖率兵攻武州朔州皆拔之擒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餘人未幾以興祖爲晉王傅燕山西行都督府事守禦大同於是達與諸將議以山西既定乃發太原還平陽次河中遣張良造浮橋引兵攻陝西　上命達以康茂才分所部兵鎮守太原八月副將軍常遇春同徐達攻隴西聞元也速寇通州乃旋師東破也速既還燕遇春比伐開平師次柳河川病卒　上詔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衆

文忠將赴達軍至太原聞達已叛慶陽陝西平元主
北走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寇大同甚急文忠
與趙庸等謀曰闔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大同
受圍若候進止恐無及矣機不可失盍往救之遂由
代出鴈門次馬邑元遣騎數千至擊敗之擒其平章
劉帖木進次白楊又擒其四大王時大雨前軍已駐
營文忠至亟令移前阻水爲營遣人入大同報汪興
祖知脫列伯以夜帥銳卒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
食堅壁不動先以西營誘之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
其饑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先奮擊大破之生擒脫
列伯降其衆萬餘進兵至東勝莽哥倉而還元將孔
興已圍大同聞脫列伯敗解圍走至綏德其部將斬
之來降元王大懼益北徙不復南寇山西始安

論曰燕京既定欲取山西當時若出居庸晉宣大或
出紫荊皆可徑擣太原晉不尤爲捷疾諸將乃捨二
道而南徇澤潞者非舍徑而就迂也蓋以北則真保
河間未定西則懷慶陝州未安真保不通則南北有
道梗之患懷慶未附則大梁無息肩之期此所以先
澤潞而後宣大也又攘夷之道當由內以及外先近
而後遠故驅之不得不自南而北也使擴廓帖木兒

輩自大同北奔沙漠則患不集於陝西矣不處羣醜西逸所以關中之師不可卒解也擴廓不能以全盛之日救燕京于未亡而徼欲以逋播之餘復燕京於旣失爲謀已踈而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又莫逃于徐達之預籌矣如之何其不敗耶乃達爲此謀蓋有得于孫臏伐魏致齊之策而常遇春郭英又能出奇制勝以克全城李文忠便宜用兵能却敵則諸將之謀勇皆可調不世出者已河東旣平然後燕京大梁可得而安也其規畫先後孰非 聖謨之宏遠哉

戡定關中

洪武二年已酉二月大將軍徐達旣平山西與諸將議攻陝西遂引兵趨太原遣副將軍常遇春參將馬宗異先渡河時李思齊張思道皆假元名號各擁大衆夾武功東川而軍李思齊在東張思道在西以禦我師部將耿炳文前擊之二虜日來挑戰炳文備禦甚嚴晝夜不少解日俟彼稍却則以兵進二虜不能支遂遁去李思齊奔鳳翔張思道奔涇陽各治兵完守擬拒我師三月達率諸將引大軍抵長安列營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達卽以耿炳文鎮長安遂謀取鞏昌臨洮等處炳文在長安脩築涇陽

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繁急炳文輸軍餉五千餘石赴鞏昌軍食賴以饒足

四月達遣馮宗異進取鳳翔方思齊奔鳳翔時　上以書諭之曰前遣使逼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與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與若然亦時事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足下堅甲利兵深溝高壘極力以抗我軍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從之雖有張思道孔興擴廓帖木兒出沒其間皆非勁敵足下當時不能高奉白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必遠入沙漠以高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回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不樂久處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不能相保矣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賓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與之下勸其西入吐蕃思齊懷

疑不決及馬宗異兵至鳳翔思齊率衆奔臨洮宗異下鳳翔獲其將薛平章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多謂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不若先征思道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旨

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下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闘其地産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東手降矣臨洮既克傷都自下諸將從之遂進兵攻克隴州又克秦州擒思齊將呂德等師抵鞏昌與將平章梁子忠總帥汪靈直保等降達以郭子興守鞏昌乃遣馬勝率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獻其銀印等物得騎兵二萬其養子趙琦亦率衆來降後爲臨洮衛指揮從征西域有功被恩賞張思道弟張良臣時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會達師次涇陽遣湯和等攻慶陽良臣又聞其兄思道走寧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遂以慶陽降達遣將顧時戴德各率本部兵攻蘭州克之達送李思齊至京師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視元將倔强奔漠北者爲優嘉慰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京師五月達師師征平涼張良臣自以城池險可據有養子七十人皆勇悍

善戰又爲擴廓帖木兒所誘特擴廓及賀宗哲爲聲援遂復據慶陽叛達怒還師趣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援分遣兵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略其西傅友德略其南顧時略其北達自帥師趨慶陽以兵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遣兵擊敗之部將張負獲其小元帥張十五等送達軍門斬之擴廓帖木兒遣部將攻陷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馳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扼關馬勝亦駐軍于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寧正守邠州葉國珍守彭原遏之韓札兒復攻陷涇州馬宗異擊之札兒遁去宗異還兵驛馬與徐禮協守由是擴廓不復敢以兵來侵達以原州涇州陷諸將敗績各治其失律罪多所斬殺惟胡德濟以嘗有守禦功械送京師　上竟以前浙東諸暨新城功曲赦之元賀宗哲侵鳳翔守將張隆擊之敗走達與諸將圍慶陽邏者獲張思道所遣使王讓自擴廓來者具言擴廓已往永昌良臣又遣人赴寧夏求援亦被獲於是慶陽內外音問遏絕達督諸將急攻之屢敗其兵于城下糧餉乏絕城中至煮人汁和泥丸爲

食其部將姚暉等遂獻門納王師達勒兵入城良臣父子投井中未果引出斬之誅其黨與數百人達遣陸成獻捷京師遂帥師與傅友德薛顯會原州擊敗元擴廓帖木兒兵于六盤山擴廓遁走出塞外達至平涼欲還京師命顧時將騎兵四萬寧賀宗哲寇蘭州顧時與馬宗異率衆二萬擊敗之宗哲與其黨亦渡河北遁出塞達乃以馬宗異鎮慶陽節制諸路軍馬又以孫琪朱祐守平涼張溫守蘭州達等振旅還京師十二月元擴廓帖木兒聞徐達等大軍東還乃自甘肅引兵襲蘭州至城下溫與諸將議兵衆寡不敵難與相戰然敵遠來不知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鋒於是整兵出戰擴廓兵少却溫入城固守備禦甚至鞏昌守將于光引兵來援遇擴廓兵敗被執至城下令呼溫使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徐總兵大將軍至矣城中聞之守益堅光遂被殺嘗夜二鼓擴廓以兵登城千戶朱祐醉卧不覺巡兵擊却之溫又屢乘怠擊破其兵擴廓圍數月不利又聞大軍將至遂解去還甘肅屢退張溫執朱祐數其醉卧罪欲殺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虜已退殺之不惟無及於事且有專殺罪溫悟梏

而釋之　上聞嘉友文守文又能以直言諭長官賜友文綺帛錄溫功陞秩贈恤以旌于光忠節云

論曰山西陝西之虜李思齊張思道擴廓帖木兒三人耳如賀宗哲孔興等不足言也李張二虜雖擁衆罕帖木兒善用兵故以逋播垂盡之勢猶能轉鬬千里屢挫不衰徐達自入中原未嘗少衂獨隴右之克甚艱至多斬殺其部曲則擴廓之故也暨其祚終運訖卒遁沙漠而不爲亡國之俘此亦難能哉我　聖祖激勵諸將嘗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豈非深美之耶使擴廓得從　聖祖功名不當在李傅湯鄧之下而其心從曳沒爲胡鬼良可惜也雖然其失在委身之初耳既已受元命食元祿則元亡不死即北從爲當是又可深非哉

夾攻西蜀

明玉珍隨州人元至正壬辰徐壽輝等兵起玉珍集鄉里壯士屯青山結柵自固未幾歸徐壽輝等攻陷元巴蜀諸郡以玉珍守其黨倪文俊率玉珍等攻陷元巴蜀諸郡以玉珍守之文俊還及陳友諒殺倪文俊玉珍遂自據成都傍畧四川諸郡縣皆附之歲壬寅友諒弒壽輝玉珍謀

討之不果乃以兵守蘷閬綿與友諒絕立廟祀壽輝遣兵取元隴州興元收鞏昌分置守戍遂自稱隴蜀王癸卯春正月玉珍稱帝於成都國號夏建元天統後玉珍卒子昇嗣仍稱帝昇幼母彭氏與僞丞相理國事洪武二年己酉　上既克元都平河東定隴右乃遣楊璟入蜀諭昇使入朝璟及覆命曉昇宰於星議不決璟還復以書諭之開示順逆禍福之機令勿爲臣下所惑昇竟不從三年庚戌四月大將軍徐達等征定西還將襲興元達命傅友德爲前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琪等各率所部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嶓

夏僞平章蔡林遂入沔州又遣金興旺張隆由鳳翔連雲棧入合兵攻興元克之降其守將劉思忠劉慶祥等友德以軍食不繼還軍西安達命金興旺張隆守興元七月明昇忿失興元遣其將吳友仁以兵入寇守將金興旺張隆擊敗之明日復來興旺與戰向中一矢不退又敗之斬首數百級時興元守將統三千人友仁衆二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欲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鷄求援友仁乃圍城決濠塡塹急攻之興旺等發巨木擂石以禦賊死者甚衆徐達在長安聞報即率軍屯益門鎮遣傅友德救興元以兵三千趨

黑龍江夜襲木柵關攻斗山寨使士卒列炬燃山上
友仁見之大驚耿天壁周指揮等攻破敵曹口寨亦
至友仁乘夜遁去自是不敢復犯興元其瞿塘將莫
平章亦以兵犯歸州欲報興元之役守將陳聞出兵
南門與戰大破之斬首三百級擒八十人送楊璟斬
之十二月　上以明昇據蜀以湯和爲征西將軍廖永忠副之
祭告　郊廟伐蜀以湯和爲征西將軍廖永忠副之
率京衛荊襄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周德興等皆屬焉
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
成都顧時汪興祖等皆屬焉楊璟王簡等亦率水陸
師以從時明昇徙都重慶湯和遂自歸州向瞿塘傳
友德至陝楊言出金牛實欲自陳倉由嘉州果陽陸
文向成都夏僞丞相戴壽等悉銳卒守瞿塘祀三峽
北倚羊角山南倚崖城寨兩岸引鐵鎖爲飛橋平木
板其上置砲石木竿橋兩岸傅德甚固又遣兵北守
金牛辛亥二月湯和遣周德興率周海等進兵取蜀
之龍伏隘又進奪覃屋溫湯關初諸將聞瞿塘陣時　上
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
北守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兵難猝至若出其意
外直擣階文門戶既奪腹心自潰矣兵貴神速但患

不勇耳友德受命行至是　上以伐蜀未報遣復命朱亮祖往助之以兵會進友德既出金牛探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三月抵階州夏守將丁世琮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顧時亦擒其將王進世琮走還遂克階州引兵向文州去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琮復集兵據險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擊破之世琮遁去又拔文州兵渡青

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遁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居故業留輩昌潘指揮守之引兵趨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蜀人向猶恃漢水爲固聞造舟大懼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通江水縣遠張乃下水陸數十大書克階文月日浮江下蜀人見之解體湯和廖永忠等合趙庸兵取夏桑林芙蓉洞覃岡寨又攻天門山擒其將張元帥小張僉事降其衆千餘人遂克歸州又克夏將李逢春烽火山寨乃進攻瞿塘關楊璟所遣指揮韋權出赤甲山趨夔州李指揮出白鹽山攻夔

府南城岸塌與王簡進攻瞿塘兵敗其所遣赤甲白
鹽之兵皆潰還屯歸州湯和廖永忠議以江水漲難
進兵駐師大溪口欲候秋水落方進夏貴戴壽吳友仁
聞傅友德破階文搗江油乃拂瞿塘精兵往援漢州
留老弱守關兵未至友德已逼漢州城陳德又入綿
州破龍德縣夏將向大亨出兵戰城下友德擊敗之
及戴壽吳友仁兵至友德下令曰彼遠來勞困大亨
兵敗衆方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迎擊戴壽吳大敗之
遂拔漢州擒其將梁王達等壽與大亨走成都友仁
走古城友德令顧時守漢州自與擊古城破之擒斬
二千餘人友仁自古戍[illegible]友德兵向成都夏[illegible]
州守將命愚
友德攻
[illegible]上恐湯和等逗遛失[illegible]機會乃述友
德冒險克敵之功責和詔曰傅將軍冒險深入克諸
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可水陸夾攻彼首
尾受敵疲于奔命破蜀之機但在今日若候水退豈
不失機誤事朕前所語爾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
和永忠得詔乃引兵趨夔州又見江中大屍所書知
友德破階文月日遂亟進取初友德克文州以朱
顯忠守之友德兵向成都夏將丁世珍誘番衆數萬

攻文州城顯忠擊却之丁世珍復合趙元帥大兵攻之城中食盡外援不至部下議欲棄城走顯忠厲聲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棄城求活耶世珍攻益急顯忠被傷裹創力戰不能支城陷爲亂兵所殺四月 上以湯和師未捷勅湖廣平章鄧愈督部將任亮以兵開道由陸路抵閬崔塘從湯和師進取又令王成引兵由興元取道往友德軍前聽征仍詔潘州帥楊鑑率番兵二萬爲友德先鋒 上又慮 閏月 勿兵出城守虛弱手書諭鄧愈以襄陽軍務委之愈以兵至悉力拒戰永忠分兵爲前後陣前軍既接即麾後軍爲左右翼突出擊之鄉與領嚴爲守御五月廖永忠領兵至奮威府臬牢將鄒興飛天張等聞永忠兵至悉力拒戰永忠分兵爲前後陣前軍既接即麾後軍爲左右翼突出擊之鄉與等大敗明日復領兵攻之擒其將龍鼻級溺士馬甚衆夏人氣大沮六月永忠又圖入所設鐵鎖飛橋巨江上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永書負緣山伏草木中行度關人各持糗糧挈水筒以御饑渴魚貫入山石間守關者不覺既度險夜以小舟入江繞出敵背永忠等與約期度已入江乃率精兵出黑葉渡分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

頭置火鎗火器前進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仁何將士昇舟者自上流一時俱發揚旗鼓躁而下蜀人大駭不知其多少何兵何從也下流舟師並進夾攻大破之焚三橋橫江鐵鎖須臾鎔絕鄒興中矢死擒將士董達等八十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敵將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曹良臣自歸州進兵由白鹽伐木開道出亦至永忠乃與和率水陸大軍會重慶行定江郡縣永忠乘勝直前以丙申日次銅鑼峽明昇等大懼夏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舟抵彭氏泣曰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耳何益劉仁曰然則將何如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不如早降免生靈於鋒鏑耳昇乃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未至辭不受令候和至來降癸卯日湯和師至重慶會永忠于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輿櫬輿親與毋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詣和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諸將不得侵掠仍撫慰戢壽向大亨家屬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升宮屬降表於京師七月傅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李德英以弓矢火器衝之象皆中矢郤走壽等兵

大敗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使報重慶之捷璽書
遂無鬬志壽乃籍府庫倉廩甲兵之數遣其子詣軍
門納欵明日壽等率官屬出降友德接兵入自東門
得士馬三萬留兵守之分兵徇未下都縣至崇慶州
夏知州尹善清猶拒戰友德擊敗其兵執善清斬之
其判官率州民迎降友德遂徇下保寧執其將吳友
仁械送京師留指揮黃榮成守之友德仍駐保寧籍
其民壯者爲兵　上遣李文忠往鎮撫蜀中文忠增
築成都城垣浚濠斬設成都等衛蜀中大定八月明
昇等至京師　詔羣臣定受降禮禮臣援宋受蜀孟
昶降儀雜定之　七日明昇與孟昶不同景自治
國所爲奢僭昇幼事由宮臣下無罪免其叩頭伏地上
表請罪之禮昇朝見百官稱賀封昇歸義侯賜第京
師冬十月傅友德廖永忠等振旅還京師　詔儒臣
作平西蜀頌
論曰蜀地與中原隔絕昔人謂其後天下而亂亦後
天下而平大抵中原有事蜀必割據天下一統蜀亦
不能久存也玉珠非有雄才大畧能與羣雄抗衡者
以我　聖祖起自東服於蜀爲遐壤友諒雖近然所
爭在東北勢不暇及蜀故得稱雄僻壤耳及我　聖

祖定中原清關陝明昇自當稱臣內附不失其世
封楊璟之書譬曉明切而昇不能從可謂不度德量
力矣夫以孔明之才不能終抗曹丕司馬懿而欲以
明昇戴壽輩禦我　聖祖得乎若傅友德之用兵誠
爲奇絕湯和庸永忠雖少留滯而永忠以湯和未至
不受明昇之降和亦不以爲嫌此事高出千古晉王
濬有愧色矣天生賢將以弼成大業豈偶然哉至我
　聖祖于明昇之降憫其幼無罪而優禮待之則又
帝王之偉度前代所希視此也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二

鴻猷錄卷六

高岱

北征沙漠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　時元都已克河東關陝皆平　上以擴廓帖木兒及賀宗哲未服爲西北患元主北遁諸胡從從者未靖乃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率師自潼關出西安搆定西李文忠爲左副將軍率師由北平經萬全出野狐嶺時常遇春已卒湯和庸永忠傅友德等統兵伐西蜀文忠

至興和元守將皆出降三月達至定西大破元擴廓兵諸部將獲元王公以下百餘人卒六萬擴廓等西走　上恐擴廓宗哲疑懼終爲邊患下詔招諭之不從文忠兵至白海駱駝山敗元太尉蠻子等兵進畧開平遂以兵向應昌等處徐達遣耿天璧訥哈出降之西番悉平四月元主殂於應昌五月李文忠與趙庸破元沙不丁進兵拔紅羅山至上都得元罕左丞益兀鄰留守等官始知元主殂遂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幷后妃宮嬪王子黑的罕國公平章等官及玉璽金寶玉冊玉鎮圭大圭玉笏等元

李文忠　率趙庸等振旅還京師　車駕出江上迎勞之辛亥七月以元將納哈出在金山不花在開元上命馬雲葉旺守遼東備之五年壬子正月　上以殘虜未滅爲邊患乃以大將軍徐達伐迤西瑪勝傳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追之不及而還元亡副將軍孫興祖部將孫虎皆戰死文忠遣人送買的里八剌等赴京師　上令免獻俘引見賜以中國冠服宅禮侯謚元主順帝后妃等皆令居食自便願留者聽之遣還其後自立于漠北者亦遣使通問徐

友德副之副將軍李文忠總東道兵趨上都顧時陳德副之各賜勅戒諭文忠與顧時陳德分兵入沙漠時等各擒獲故元將文忠直趨上都勝友德亦大擒獲于迤西二月李文忠擣應昌取和林虜遁去文忠留輜重自率輕兵兼程進與華雲龍夾河擊虜衆虜一健將躍出鬬文忠引弓一矢而斃文忠馬中矢步戰復得他馬益奮大破虜衆俘斬以萬計畧地至驢駒河朶顏等處顧時深入迷失道乏食兵疲遇虜奮擊破之得其輜重兵乃益振曹良臣以孤軍深入戰死六年癸丑四月徐達大軍出鴈門非巡長城外傅友德爲前鋒虜聞遁去追獲故元平章鄧孛羅帖木兒還軍北平友德陳言時政五事　上皆嘉納之七月文忠所遣將陳德出塞外擊破虜於三盆山擒故元將士七十餘人復與虜戰於不剌河三戰三捷又獲其將忻都等五十四人而還冬十月李文忠出屯代縣至朔州獲故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甲寅正月李文忠復由代縣遣將分道出獲故元平章陳安禮斬故元將珍珠驢至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七月又攻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等八月至豐州擒元官一十二人追斬元魯王及司

徒荅海俊等得金印玉圖書各一師還十二月故元將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大破之納哈出僅以身免九年丙辰七月傅友德屯兵備延安故元將伯顏帖木兒先已請和至是復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嵇茜執伯顏帖木兒來降十二年己未十二月上以河岷羣昌臨洮等處已平遣李文忠往整飭城池督理兵務凡邊境事宜悉聽文忠節制十三年庚申正月故元將脫火赤等入寇遣沐英討之擒脫火赤等獲其全部以歸十四年辛酉復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伐迤北沐英出古北口經略公主山寨等處攻灰山高州高州全寧皆克之夏四月傅友德耿炳文各領兵出塞大破虜衆于黃河外俘獲士馬悉送大將軍營邊境以寧師還二十年丁卯虜納哈出寇遼東命馮勝帥師討之納哈出遁走閏六月馮勝追破納哈出之衆降其軍旋師城大寧二十三年庚午正月虜入寇命傅友德北征兵至迤都山大破虜衆擒其將乃兒不花俘獲人口萬餘還駐開平復西征

楊麒

盧溝平之

論曰我 聖祖於北虜蓋未嘗須臾忘情云自克元都平關隴後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

西並出者二又專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勦擊不與焉當時民厭兵革亦甚苦其勞費故解縉等屢以爲言然不知我聖祖每一命將出師拳拳以不殺爲戒以不得已爲言豈樂勤兵於遠者哉其神謀遠畧蓋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耳觀其載之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虜吾之世讐不可不嚴爲備禦則我　聖祖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及我　成祖繼之亦嘗三犂虜庭蓋其心卽我　聖祖之心其所以伸威于萬里之外者將以垂休於萬世之久也卒之二百年間四夷雖有侵陵未爲大患而已已之變也先敢于犯順至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則我　聖祖之所深慮而過計者至是爲大驗矣其與漢高帝安劉之說又將遠過之也豈文墨之臣所能窺測哉嗚呼當時東據遼東西抵甘肅而大寧與和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間所以爲藩籬甚固而備禦此虜者蓋甚嚴也其後大寧移而薊遼之道迂興和開平沒而京師之扞薄東勝受降失而河套之患殷又哈密不復吐魯番日肆憑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防甚危而宣大之徼大潰又豈足乎剝膚之災矣壇褒猖獗日異

月殊雖盜賊竊發于中土倭夷跳梁於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於是哉杞人之憂誠三復 聖謨而重有感也

廓清滇南

洪武五年壬子五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未服乃遣翰林待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令入朝禕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 皇上聰明神聖若亟奉版圖歸職方可保高爵厚祿聲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之地與中國抗不聽館于別室數日見之又引陳友諒張士誠陳友定明玉珍擯廓帖木兒等敗亡及元主北走瓦剌友覆諭之梁王君臣相顧駭愕已有降意未決改館禕傳舍禕立於沙漠者遣使脫脫自西番入雲南徵梁王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脫脫知有中國使臣在以危言脅梁王令殺禕梁王狐疑持兩端令其參政達里麻以禕匿民間脫脫知之諭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友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爝火餘燼欲與日月爭光乎我豈能爲汝屈有死而已矣解之曰兩國兵爭不殺來使王公材器天下無

楊洴刻

雙者宜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曰汝勢殺我大兵夕至遂被殺達里麻爲具衣冠斂而焚之十四年辛酉九月　上以雲南未附又執我信使納我逋逃乃以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藍玉爲左右副將軍陳桓胡海費聚等皆屬焉率師三十萬徃征之臨行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博覽輿圖咨詢有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乃雲南之襟喉彼必幷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餽振勢將冤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師行　上親出餞於龍江諸將各率所部就道傅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去河二十里爲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

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郡邑皆震十二月友德大軍趨貴州攻普定擒安鎖羅鬼蠻犵狫悉降又攻普安下之留兵戍守遂會沐英等師進取曲靖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來拒沐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此乃可破也遂兼程進會大霧四塞衝霧行抵白石江霽霽而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爲神兵飛至也乃擁衆逼水陣友德欲濟英曰未可別遣一軍泝上流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幟山谷中爲疑兵達里麻驚急撤兵還禦陣亂英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敵卻數里而後陣師既濟友德麾兵大進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戰數拾合指揮趙旺馬踣仆于陣英等縱鐵騎衝其中堅連斬數十人敵大敗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橫屍十餘里友德縱降者使各歸業夷人見俘者得歸大喜軍聲益振遂克曲靖留兵鎮之乘勝克陽林友德自帥師南擊烏撒沐英攻六梁州擒帖木兒王子弟又擊破州龍海諸寨轉向永寧遂與藍玉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兵敗被擒大懼走滇池島中先繫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仆

之英進至板橋故元右丞觀音保舉城降仗老出迎王師英整兵入城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行宮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日英乃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大軍時故元右丞實卜復聚兵赤水河及聞友德循格孤山南至沐英又自雲南來會實卜遂遁去友德令諸軍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諸將欲戰友德不許士卒奮勵友德度其可用乃下令曰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既陣芒部土酋率衆未援實卜合勢迎戰我師趨之戰數十合酋長多中槊墜馬從者我師益奮蠻衆大潰斬首三千級實卜復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部諸蠻皆降英等亦降各路守將張麟等得金銀銅印七十四馬數萬匹　上遣使如友德軍以勅獎諭之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曾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何如烏撒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屯衛令知資糧於敵軍可不必圖也繼又勅曰比聞雲南既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

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
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置布政使司及
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
約束酋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亦至如霑鄴葦不
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友德遂承制布政司及
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等籍其戶得七萬四千有奇
十五年壬戌正月沐英等狥建昌濈江臨安尋甸楚
雄皆下之降故元平章闍乃馬等二月英引兵攻大
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爲固乃南詔皮羅閣所
築者龍首龍尾二關最險要土酋段世以五萬衆扼
下關英自將攻之不下乃令藍玉王弼率兵由洱水
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爲犄角勢又以一軍令湖海
由石門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上立旗幟遲
明攻下關兵見之踴躍讙呼蠻衆驚亂沐英策馬渡
河水及馬腹遂斬關入山上軍亦下擊之諸蠻腹背
受敵遂克大理擒段世酋從者悉縱遣之蠻夷感悅
傅友德分兵取鶴慶麗江濺江破石門下金齒於是車
里摩娑和泥平緬皆降雲南平二月傅友德遣使以
故元梁王家屬威順王之子伯伯等三千一百一十
八人俱送京師并奏云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

年屢經兵燹籍面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耳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爲豪右隱占今惟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所查有現糧一百八萬二千石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斛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上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是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上勅傅友德曰諸蠻倚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蠻寇幾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詔至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蠻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蠻復寇普定城急友德遣顧成擊破之五月　上勅吳復曹聚曰符到可報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諸蠻悉蕩除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寨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愼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宜搗巢穴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傷諸土寨即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勅至聚與復等遂進兵攻關索嶺及阿咱等諸蠻寨悉下之斬首數百獲馬牛無算遠近大震餘黨悉

降蠻地始定友德乃議設大渡河守禦所以千戶吳忠領兵守之又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司從之上復降勅獎諭友德等詞極褒美云欲勞以尊酒遠不能致特以朕心勞之七月友德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馬誠守雲南諸蠻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爲叛土官楊苴最桀黠糾其衆曰總兵領大軍面矣雲南城可畜也各糾衆至二十萬苴會衆屯于城西北河陽亦以兵會於城東南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爲憂誠與指揮謝能以孤軍拒守脩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賊衆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出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爲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衆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德大祺江川等處據險樹柵欲奮再舉英至與馬誠等合兵勦捕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馬誠國用子也十六年癸亥二月友德又遣使以故元右丞觀音保等及土酋段世等送至京師　上以雲南平遣耿炳文往諭友德

班師留沐英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友德
奉命班師英辨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
大賴以安其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
內附　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爲指揮統兵
守之

論曰黔中古南詔地在鬼方之西漢武帝通牂牁羌
僰至鑿昆明池于長安習水戰固嘗銳志畧之而點
蒼金齒之域終未能帖然盡入版圖唐一勤兵至覆
師四十餘萬自古及今未有郡縣其地二百年寧謐
底定無反側如今日之盛者蓋由我　聖祖神謨聖
畧而諸將規畫甚詳經畧甚當故能變荒裔之民爲
文明之俗嘗讀我　聖祖諭傅友德出師之訓及前
後所下詔勅其地理之遠近道路之險夷與兵將分
合之機攻取前後之勢歷歷如指諸掌雖生長其地
習在戎行者未能若是之悉也天生聖人豈偶然哉
故嘗竊爲之說曰能不若諸將而用人之能者漢高
帝是也能勝諸將而自用其能者漢光武唐太宗是
也能勝諸將不自用而用人之能者我　聖祖是也
嗚呼觀河洛而思禹功萬世之下豈可忘開創之艱
乎

四夷來王

洪武元年戊申十二月　上遣漢陽府知府易濟頒詔於安南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與夷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定群雄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國號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輿遠邇咸安無事共享太平惟爾四夷君長酋帥濳違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又遣行人揚載往招諭曰本及遣使往諭占城高麗諸國詔使至皆欲朝貢洪武二年四月倭夷寇蘇州崇明等處指揮王德率兵擊敗之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九十二人提至權德官賞賚其將校有差遣使祭告東海之神倭寇自是不敢復至　上以往年嘗頒詔安南安南國王陳日烇遣陪臣同時敏段愉黎世安等來朝貢請封六月遣翰林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使安南封　日烇爲安南國王賜駟紐塗金銀印大統曆織金文綺等物其陪臣賜各有差以寧等十月至安南界聞日烇已先殂侄日燈嗣立以寧護詔印渾江上使牛諒入其國先諭旨安南遣陪臣阮汝虎來迎請

即授詔印曰燈以寧不許曰奉詔封爾先君耳非世子名爾國當遣使　上請得旨然後敢授於是曰燈遣陪臣杜舜卿等告哀請命於朝以寧留安南候命因教安南人行三年喪及稽顙頓首拜謁諸禮儀其後　上聞之大喜賜以盛詩奬諭之占城嘗遣使內附　上乃遣使賫印往封占城國王高麗遣使上表來貢方物　上又遣使賫詔印封高麗國王仍以祝文制祭文以翰林院編脩王濂充吊祭使吏部主事林唐臣　克頒封使賫詔往安南封曰燈嗣安南國王幷取張以寧所護銀印及賜物畀之使至曰燈率其臣出郊迎祁議禮不決濂叱之乃先奉　御製文于壽光殿別設曰燈靈位殿前使者南面宣布曰燈率羣臣再拜俯伏以聽退翼日唐臣奉詔印詣壽光殿曰燈率羣臣北面跪受稽顙拜如藩臣禮遂封曰燈爲安南國王曰燈遣使隨王濂等還朝入貢謝張以寧亦還卒於塗七月高麗遣陪臣金柱來朝且貢方物柱頗知書屢從朝官遊出清宴閣識記自言其八世祖金緣所作乃宋重和中徽宗識蔡京王黼干宣

和殿京作讌曲傳四方以爲盛美高麗慕之故緣爲之記柱出以爲奇不知蔡京爲後世所鄙云前遣楊載往諭日本使未至　上遣趙秩往入境守關者不納秩以書達其王乃納之秩諭以中國威德責其不臣其王以元嘗使趙姓者往欲襲之今秩復姓趙意將襲已以嫚語答之命左右亦秩秩不爲動徐曰今天子聖神文武君主華夏非元比爾殺我禍不旋踵我朝之兵天也無不一當百其戰艦蒙古之戈船百不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我朝以禮懷爾豈與蒙古襲爾者比邪日本國王氣沮會　上復遣楊載往於是日本王良懷禮遇載等有加遣其陪臣幷僧九人隨詔使入朝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未幾南番暹羅國王三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沙朝貢後渤泥國王復率其妻子來朝禮遇極厚未歸卒詔葬于金陵十一月　上聞安南占城各治兵相攻殺占城遣使來告乃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以詔諭之嘉其以禮入貢合於古制謂二國傳世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其前王必有遺訓今宜畏天守分各罷兵歸國如互執兵端必

致天變怒禍不能逆詞甚明切詔至二國皆聽命罷兵安南贍復仁黃金珍玩等物辭不受　上聞而是之安南遣使者隨詔使入朝　上命中書加賜遣還楊載既招諭日本　上復遣往琉球五年壬子七月琉球遣使者從載入朝貢獻遂遣使封琉球國王詔所貢方物俱於福建行省驗入　上嘉楊載累使外國重加賞賚八月占城國王遣使來奏安南復以兵侵其境土仁賜以兵器俾安南知之不敢欺　上乃命中書移咨安南國王責諭之未幾安南陪臣陳叔明以兵收其王左右殺之使人弒王日煙遣使來貢表署叔明名王客部已受表會魯取閱副封見其名異曰此必有變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具言日煙爲叔明所逼而從遂篡位禮部以聞　上曰島夷何敢狡詐如此却其貢不受命宋濂草詔責之問其弒日煙故又遣使至其國廉知多端詐狀勅下中書絕其貢使未幾叔明遣陪臣阮士誥來朝貢方物且言日煙以盜衆故　上以遠夷既嚮化仍納之士誥辭歸上降手勅諭之曰爾阮士誥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歸達爾邦與叔明言昔者陳日煙荒昏以致滅亡今王若德不勝前王又恐宗祀不安若

欲久安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爲政倘有少徵當自脩省以回天意又遣內臣與士謌俱往諭之比入其境士謌棄勅使兼程去暨使臣至不知士謌所在其待使者禮多缺畧及十一年戊午七月又遣使入貢上懲士謌之詐不許陛見比歸又以勅諭之數士謌之詐及待使者非禮且曰歸告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無虞也叔明以已篡弑故不自安屢貢方物甚豐　上復以勅諭其貢物豐廣徒勞費無益又云行移字異莫辯眞僞士謌非禮皆國王爲之十月百花彭亨國王遣使來貢十三年庚申八月占城遣使來賀聖壽且訴安南以兵攻其國　上降勅慰諭之未幾暹羅來貢方物賀正旦　上遣使賫詔印封爲暹羅國王賚賜之十六年癸亥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不實乃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給發諸國俾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但遇入貢咨文俱於各經過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安南眞臘爪哇瑣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甘巴里浦剌加小葛蘭榜葛剌錫蘭山古里班卒柯枝蘇祿忽魯謨斯忽魯母恩甘把里麻林阿哇白葛達天方渤泥百花彭亨覽邦淡巴頒文達那蘇門答剌呂宋合猫

里碟里古剌麻招納撲兒加異勒祖法兒留山勘德
那南巫里急蘭卅奇剌尼戛剌比屈察尼烏涉剌蹉
阿卅魯密彭加那捨剌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左法兒
黑葛達八答黑商打田日落日羅戛治拂麻婆羅門
凡五十九國嘗來朝貢者皆給勘合文冊其琉球又
分爲三國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俱賜鍍金銀印
其諸國所貢方物表式歲期回答賞賜幷正副使廩
給宴賜禮儀互市各以國大小隆殺著爲定式安南
陳煓弒叔明篡立遣使來責方物甚豐　上置之不
問罪降勅諭其貢物過豐且云豈以彼中綱紀紊亂
更三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又云必畏天地譴事
神恤黎庶以膺王爵不然又非久安之道又云新王
自當高枕勿慮加兵亡何陳煓攻占城病死海濱使
來告哀上遣使往祭之十七年甲子三月　上因高
麗使來不遵臣禮以賄結逆臣胡惟庸事覺遣其使
還以勅諭遼東守將唐勝宗兼昇令絕高麗勿通使
命未幾高麗果遣使至勝宗昇所勝宗昇以聞　上
復以勅褒獎之二十年丁卯九月遼東守將濮真以
高麗叛服不常引兵攻之兵敗被執自刺死高麗大
懼上表請罪歸真喪　上追封真樂浪郡公二十一

年戊辰五月安南國王陳日焜嗣位遣使來朝貢
上遣使詔諭賜金幣等物東夷遼王惠寧王桑顏元帥各遣使來朝二十二年巳巳五月賜泰寧衛指揮使等官給冠帶七月定安南國以三年一貢餘年不許遣使往來二十三年庚午秋遣宋晟帥師征哈蜜又征罕東皆平之後以元裔浹巴封哈蜜王置罕東衛以酋目爲指揮等官二十年丁丑二月以安南王陳日焜侵思明府邊地　上乃遣行人陳誠呂讓至其國諭日焜以所侵地還思明府議久不決誠等以譯者反覆意不達乃爲書諭之日焜得書不服復書往復辨諭又以咨文達戶部謂實未侵思明地　上集羣臣議之或謂安南抗朝命當以師問罪　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遂置不問其後　上製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不必征伐惟以日本多詐絕其朝貢

論曰唐太宗削其羣雄威加海內迨晚年屢伐高麗甚爲墮損威重則好大喜功之故也我　聖祖即位之初遣使詔諭諸國已不失漢中國而撫四夷之體及安南篡弒相仍日本誦詐反覆皆置之不校其甚者不過却貢返使詔中書絕之而已占城屢以安南

侵伐赴愬止於詔諭至高麗通胡惟庸亦惟絕其貢使其殺僕眞也又容其上表謝罪而終不加兵豈非天地覆載之量邪夫以當時熊虎之將席百戰之威其於蕞爾小夷豈爲難克然於救中國多矣彼既不足爲中國患則已又何必塗炭吾赤子而邀無益之功邪其後　成祖郡縣交趾中國未嘗獲斗粟尺布之利而疲耗于奔命者幾百年始知我　聖祖之貽謀誠萬世所當遵也則其所必欲加兵者豈其心之得已哉卒之樅航繼踵球琄盈庭如渤泥國王挈妻子越萬里而來至淡中國不怨悔者在當時必大有慨於其心也茲非內治脩而遠人服之驗乎嗚呼是豈前代帝王之所能及也

封賞功臣

洪武二年己酉十二月徐達等平中原克元都及湯和廖永忠等平閩廣各班師還　上大賞諸將功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顧時朱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三年庚戌十一

月大將軍徐達征西將軍李文忠等征北各振旅還
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　上詔大封功臣命大
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蹟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
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　上御
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各就列
詔諸將論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
已私皆倣古先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
今日其爵賞次第皆以所臺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
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
缺乏右丞相[illegible]時從征討擢堅撫順功
勛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
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
倘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退有後
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
傳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常遇春先卒今封其子茂鄭
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鄧愈衛國公並食
祿三千石封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
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
滎陽侯郭興巽吳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
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

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鐸靳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薩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並食祿二伯四十石爵止其身不給券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秩仍徧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得賜文綺各有差廖永忠論功當封公以其使所善儒生爲探謀之　上知其情故封侯其鐵券制如丹形面鐫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缺以金聞當時無知其制者令取江南吳越王裔孫所收宋券爲式製之先是廖永在吳卒封楚國公祭遷卒封安遠侯又封汪興祖東勝侯有言其過者　上不問惟不給券十二月封辭顯爲永城侯顯嘗妄殺胥吏獸醫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皆無罪　上封顯侯令三分其祿給養被殺者之家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及帛六十疋四年正月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山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

戶各有差十月傅友德等平蜀還論功賞友德庸永
忠白金各二百五十兩綵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
差惟楊璟無功不賞以汪興祖有功沒于王事仍給
券七年甲寅十月　上詔諭諸功臣庶子以流官十年滿眞征高麗
朕爲天子諸子皆封王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勅中
書都督府臣諸功臣庶子以流官十年滿眞征高麗
兵敗被執不屈效之事聞追封樂浪公謚忠襄有子
生數月封西涼侯湯和進封信國公六月沐英藍玉
等征西番還英先已封西平侯至是封藍玉永昌侯
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葉昇靖寧侯
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周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
侯金朝興宣德侯仇成安慶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
世襲指揮使十月朱亮祖鎮廣東所爲多不法番禺
知縣上言事皆實上徵還以功臣不下吏但罷職居
京師未幾卒以侯禮葬十五年壬戌十二月封李新
德等平雲南師還進封傅友德潁國公食祿三千石
封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
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十七年甲子二月傅友
王弼仍舊封加祿爲二千五百石并吳復金朝興並

賜鐵券得世襲蘆玉以非征進封涼國公二十年丁卯八月封何眞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九月都督張赫朱壽俱以督運有功赫封航海侯壽封舳艫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二十一年戊辰五月都督張銓以從征雲南有功封永寧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八月湯和辭歸鳳陽　上降勅褒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鈔一千五百錠綺幣四十端又賜其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綵幣二十端後每歲一　召入覲宴賜甚厚二十七年甲戌　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公侯願還鄉者從之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陛辭　上賜弼綵錢五萬治第鈔二千錠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綵段三十表裏英等各有差二十三年庚午正月以誅胡惟庸謀逆故肅清流黨榜烈勳臣五十七人已歿者不與焉功高望重連歲總兵者八人徐達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俱公耿炳文吳良沐英俱侯專簿書而指示者一人李善長公以義氣封者鄭遇春等三人隨軍征討未總兵者周德興郭子興等十九人建功者公傅友德藍玉侯葉昇等十五人可觀望而

不觀望來歸者韓政等七人俱侯共五十七人胡海
征遼師還辭歸以例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
一千錠幣帛六十匹五月李善長以他累坐削祿或
以胡惟庸黨爲言　上疑之亦未究會有星變其占
爲大臣災　上殺京民怨讟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慈賜善長仍十月劉基初封伯止其身後得賜
號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與功臣列得世襲又以胡惟
庸譖罷之基卒　上誅惟庸知基爲惟庸所害甚憫
之命基子璉襲伯封增祿共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
襲二十四年辛未八月耿炳文辭歸賜緡錢五萬治
第鈔二千錠葬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綵段三
十表裏二十五年壬申五月俞通源南征洞蠻還封
越雋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券子孫世襲二十七年
甲戌五月詔功臣官二品以上者得賜第于其鄉官
給費樹碑于其先墓二十九年擢韓成子韓觀爲都
督同知賜第京師二十六年癸酉二月藍玉以恃功
跋扈謀不軌事泄伏誅與前胡惟庸之誅所連坐仍
配者數萬人二十九年丙子七月大賚天下武臣詔
諭慰之詞極溫懇諸臣感泣各頓首謝其後諸功臣
卒追封徐達中山王謚武寧常遇春開平王謚忠武

李文忠岐陽王謚武靖鄧愈盛河王謚襄武湯和東
甌王謚武順沐英黔寧王謚昭靖皆配享太廟塑像
臣廟餘侯皆追封公或塑像功臣廟或配享者
論曰古今帝王創業功臣未有如我國朝之盛其報
功之典亦未有如我國朝之隆者漢功臣莫先韓彭
已誅夷其他不一再傳皆失侯奪爵國除矣唐房杜
子孫不免流落其他可知　我聖祖封以高爵厚祿
既賜券世襲又官其庶子既賜田賜第賜佃戶儀仗
戶歸老陛辭又賜金幣楮鐵可謂至隆而極厚矣如
徐達元功其子孫開兩國至于今而天下諸武弁皺
非功臣之後此豈前代之所有邪然有不能無疑者
開國之初胡大海功最著馬國用最親信趙德勝等
亦皆傑出至三年大封功臣時馬趙未省有子否國
用或以第勝故而大海子德濟又從征有功不聞其
有封爵廟祀亦無之又馬勝封公位鄧湯上而殁不
追封王爵廟祀不得與湯鄧伍此在當時必有說而
今不可考矣至李善長封爵在中山上以黨累不嗣
豈人情哉傅友德人謂其功業威望當右湯鄧而不
得復勳爵誠意伯亦復而善長友德獨遺此不可謂

之缺典乎又封爵之始功大者得嗣公侯伯功小及其部曲則襲指揮千百戶等官今指揮以下官仍故而侯伯之後多斬焉無聞如廖永忠吳禎吳良耿炳文吳復等至無人主其祀也如以世遠而澤斬則當俱從遞減可也何遽爾邪無亦高爵爲人所忌而子有干國典者亦易昭顯其小者人多畧而存之也然豈非録其小而遺其大乎司太常竹帛者當知所以處此

正位分藩

元至正丙申　上已克金陵秋七月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隆盛屢表勸進不許善長等固請乃以甲辰正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丙午十二月宋主韓林兒殂丁未正月朔始稱吳元年李善長又勸進猶不許時陳友諒張士誠方谷珍俱已平陳友定郡縣多下李善長率羣臣又上表勸進猶不許善長等援漢高帝故事固請表連上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善長具卽位儀進　上乃御新宮以百官推戴意告　上帝神祇至戊申春正月四日己亥　上

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
帝祖考妣奉冊寶上 懿祖曾號曰恒皇帝妣曰
恒皇后又 上 德祖 僖祖 仁祖帝后曾號乃
立馬氏爲皇后子標爲皇太子三年庚戌四月詔封
諸子爲王分鎭諸省乃封第二子樉秦王國西安第
三子㭎晉王國太原第四子棣燕王國北平卽我
成祖文皇帝第伍子橚周王國汴梁第六子楨楚王
國武昌第七子榑齊王國青州第八子梓潭王國長
沙齊潭未幾國除第九子杞魯王國兗州第十子檀
蜀王國成都第十一子 湘王國荆州今絕後又封

子代王大同次肅王甘肅今移蘭州次遼王廣寧今
移荆州次慶王寧夏次寧王大寧後移南昌國除次
岷王雲南今移武岡次谷王宣府今絕次韓王平涼
次潞王潞安次安王今絕次唐王南陽次鄧王安陸
今絕次伊王洛陽太子秦晉 成祖俱 高皇后出
諸王諸妃出 皇子共二十四又封姪孫爲靖江王
國廣西文正子也 上製祖訓於太子諸親王各派
皆擬二十字其子孫輩取一字爲雙名上字下字則
以火土金水木傍字循環用之二十世之後仍續其
親王歲祿一萬石慶肅諸王亦有二千石者親王嫡

長子襲封餘子封郡王祔封祿二千石嗣封一千石
郡王嫡長子襲封餘子授鎮國將軍祿一千石鎮國
子俱輔國將軍祿八百石輔國子俱奉國將軍祿六
百石奉國子俱鎮國中尉祿四百石鎮國中尉子俱
輔國中尉祿三百石輔國中尉子世授奉國中尉祿
二百石　皇女曰公主祔駙馬都尉親王
女曰郡主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祿六百石郡王
孫女曰郡君祿四百石會孫女曰縣君祿三百石玄
孫女曰鄉君祿二百石配俱儀賓其宮室服色儀仗
各有差

論曰我　聖祖皇嗣之盛亦古所未有也古稱後福
之盛莫如黃帝者由我
　聖祖觀之又過黃帝遠矣
豈非功高千古之報邪其爵祿之差等藩國之形勝
與襲名之義玉牒之藏宿事爲之制而一無所遺誠
　聖神之慮燕詒之謀也雖然古人有云聖人之創
制立法有不容爲其後計者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耳
我　聖祖汛掃胡元肇造區夏違法周漢之封建近
懲唐宋之孤立其大封同姓強幹弱枝固理勢所宜
然者然天潢綿永本支百世奚斯之慶且將半天下
矣民供之有限祿入之不給亦勢之所必至者其在

先朝嘗爲本折蕉支之法又爲限要歲之額亦但
可小舒目前之急耳豈萬世不易之術遵那使 聖
祖在今日必思所以處之廟堂善後之畫不可不預
爲之所也

高儒

封國燕京

成祖文皇帝　太祖第四子洪武三年庚戌四月
太祖詔封諸皇子　成祖封燕王國燕京即今京師
舊爲北平布政使司城池宮殿制式　太祖曰除燕王宮
一年十一月定諸王宮城制度　宮城池
殿仍元舊諸王府當遵不得引以爲式二十三年庚
午　文皇帝既之國　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之事乃

勅秦王率晉王燕王督諸將分道北征殘虜秦王晉
王師久不出　文皇帝率傅友德等出沙漠至遮都
山擒虜將乃兒不花還奏王上言　文皇帝不遵節
制　文皇帝亦上書自列　太祖廉知其情獎慰之
仍降勅諭戒秦王二十五年壬申懿文皇太子薨皇
太孫生而頭顱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
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
命　文皇帝語乃佳　太祖大喜嘗有意易儲羣臣
多諫沮之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　太祖
乃止二十八年乙亥九月北平永清衛龍門産嘉禾
異穎同穗其三幹合爲一仍三穗者二三幹合爲一
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時　文皇帝在燕藩遣使來
進羣臣表賀　太祖大喜爲詩一章賜之首言創業
之艱難天命之不易與除暴禁亂之勤撫民治兵之
略中言天賜豐年之屢史書垂戒之嚴明堂禋饗之
重末示謙冲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
惠其與民同樂盛心溢于言表云初諸王封國時
太祖多擇名僧傅之僧姚廣孝知　文皇帝必嗣天
位乃自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白帽子大王
戴蓋言王上加白其文皇也　文皇帝遂言於　太

祖乞廣孝得之廣孝至燕即薦鄞人袁珙相術　文皇帝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于酒肆　文皇帝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使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　文皇帝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　文皇帝陽不省曰我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扣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頴如圓壁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鬚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若洪鐘足底龜文有二黑子年四十髯長過臍法當登大位　文皇帝恐人疑乃陽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寤召入即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建文君即皇帝位哀詔至諸王入臨會葬　文皇帝至自燕以有疾不拜侍中許觀廷劾之詔置不問

論曰我　太祖聖明神智豈不知　文皇帝之必嗣天統又豈不知建文君之孳於文義非所以紹新造之邦邪觀建文詠新月之詩則不喜及屬對語陋則大怒其喜怒豈徒在文字間蓋亦占知其不終矣所以欲易儲而不果蓋亦有甚難處者于其間何也創業之主其所爲即後世之所程法況繼體垂統太事邪祖訓著有定制豈容所行之不符也蓋欲易儲者

所以貽一世之安而終不易者所以定萬代之法是故有權衡輕重其間而又況有秦晉二王在尤難處也是固知天命有歸已亦姑循常道俟之耳或言高廟顧命時以小篋授建文君扁鑰甚密戒曰臨難乃啓及建文君出奔啓之則僧楊應能麾牒及披剃具耳此其事雖曖昧未足盡信然爲是說者必當時有見于　高廟之微意也至於　文皇帝之聖文神武卓然帝王之資天命人業甫創之始非　文皇帝繼之所興孰能禦之況大業甫北於嘉禾人事占於相術天之未必不以更張之擾優柔之過而蔑壞成功其何以貽千萬年無疆之慶也是知今日之紀綱振舉而喪亂悔服者則　文皇帝之繼述與　太祖之開創當並稱哉

靖難師起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旣卽位詔改明年爲建文元年時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黃子澄以舊學權太常卿遷　高皇帝遺命召方孝孺爲侍讀學士又擢練子寧右副都御史並見信用初　高皇帝欲強宗藩以鎭安天下諸親王多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知乃發建文君立諸王皆

叔父尊屬等威稍踰制　太祖之喪　成祖入臨以
疾不能拜侍中許觀延劾之詔不問戶部侍郎卓敬
密奏藏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周齊湘代岷諸王頗
相煽動有流言間於朝建文君患之謀諸秦等秦與
黃子澄首建削奪議請如漢七國故事建文君乃以
事屬秦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閣門
之言乎對曰不敢忘然事須審子澄退與齊秦謀之
秦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
燕預備久卒難動宜先取周削燕手足即燕可動矣
乃命李景隆以兵至河南追執周王及其世子宮眷
送京師遷之雲南十一月燕齊皆有人告變建文君
問子澄曰就當先子澄曰燕王素善用兵計將安出
秦對曰今北邊報虜入寇以防邊爲名遣將成開平
悉調燕藩護備兵出塞去其勁銳乃可動也建文君
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
爲都指揮使察燕邸動靜動之代王居藩有貪虐狀
建文君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化導之魏國公徐輝
祖　成祖文皇后同產兄然心附建文君嘗以燕事

密告之大見信用二年已知正月　成祖遣長史葛誠入奏事遂使覘朝廷所爲建文君密問燕邸事誠具告之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爲內應至則　成祖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建文君以都督耿璿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皆使覘燕邸事景皆聞於朝請爲之備三月建文君用齊黃策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三萬屯開平燕邸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又召燕邸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命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都督耿璿練兵于山海關密勅張信謝貴使嚴爲之備四月高皇帝小祥　成祖遣世子兄弟三人入臨或曰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奏請不宜偕往　成祖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奏請弃留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彼得先爲備不若遣還令勿疑也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輝祖察高照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建文君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庶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使使入輝祖廐取其良馬以行輝祖遣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　成祖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賛

我也且具得京師動靜建文君以人告岷王不法事
削其護衛又以湘王楨僞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
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
自引決身　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屑奴輩手求
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詔至
京廢爲庶人拘係之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
告燕邸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連係至京皆戮之有
詔誚讓　成祖成祖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
語多妄亂或臥土壤踊曰不應張昺謝貴等入問疾
成祖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其誠密語
昺非眞疾也暴　成祖封國時姚廣孝知天命有在
密有推戴意　成祖初令之卜廣孝以三錢授　成
祖密祝之如擲一錢於案卽視　成祖曰殿下欲爲
帝乎　成祖斥之曰何妄言更擲曰有之遂陳天命
所在又薦術士袁珙珙相
鬚及臍卽正大位　成祖法當爲天子曰俟
之昂首謂曰吾鬚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矣殿下何
仰首卽仰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耳時
有顯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倫
然事或奇中人不識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

隱語贊成大事意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耶又嘗啓　成祖曰城西其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顚曰殿下乳毋何在曰亦葬葬矣顚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　成祖從之今所稱聖夫人墓是已先是　成祖聞諸王多以罪廢又聞湘王自焚亦不勝悲憤上書求諸王罪過狀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諸將以兵屯近地者日見迫切　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下獄訊之庸具言　成祖將舉兵狀燕王等即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張昺奮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毋疑問之信以告毋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然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亡何有勅使趣之　信魄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　成祖見其梃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牀下　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　成祖曰疾誠煞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

朝廷有勅撟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
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
廣孝至謀事遲疑墮地　成祖心悉之色不懌曰
此何祥也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
卽見　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邪　成祖問何人二
人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也　成祖叱
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人各言曰臣爲布政司吏
奈竟機察司吏奉發倉人藩集諸臣密疏殿下欲謀
大事僞曰逮殿下朝使令將至矣脫不信疏草在此
成祖次潘集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
逐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
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
者遂令玉等師壯士八百人入衛七月謝貴張昺督
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內
　成祖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
寡奈何朱能曰先撟殺謝貴張昺餘無能爲也　成
祖曰是當計取之今姦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
收之卽令來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來則撟
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　成祖稱疾愈御東
殿官僚入賀　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

人召貴昜不來復遣隷官屬內官以所就隷名往乃
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昜入　成祖曳杖
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共
嘗之　成祖自啖片瓜擲瓜皮於地怒詬責貴昜等
曰吾奉藩守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爲離間又
貴張昜幷執葛誠盧震等皆斬之貴昜諸從人在外
者尚未知見貴昜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
士聞貴昜已被執亦潰散　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
乘夜出攻奪門黎明已克八門惟西直門未下
成祖命指揮盧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
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雲言
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撫順討逆三日城中大定初
　成祖屢問姚廣孝師期姚屢言未可至舉兵先一
日日明日午有天兵應可也及期衆見空中兵甲其
帥玄帝像也　成祖即披髮仗劍應之
論曰天之所興人豈能禦哉方齊黃建削奪策齊泰
欲先燕果用其言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
也黃子澄明知　成祖難犯乃先從事于所不足忌
之列國而機事久泄情態盡見使　成祖得練兵蓄

威從容爲備及世子兄弟俱入朝在　成祖未有必歸之策徒以安建文君之心而使三子同蹈不測之險此其爲危亦甚矣而子澄又居然遣之歸國夫欲制之於千里之外而顧縱之於閨闥之中雖至愚者不爲也此豈非有鬼神佑隲其間而天將啓帝王萬世之業乎故人謀之疎實天命之有在也乃若我成祖靖難之舉亦誠有不得已哉蓋天命所在固不可逃而人事之值亦誠有不容不然者否則不爲周之遷則爲齊之執矣齊黃縱患諸藩彊盛而欲爲其中國謀亦當處之以禮行之以漸擇一二甚者而稍損抑之則可乃未及改元諸王槩以得罪親親之典未聞一悖其日所講求者無非戕賊骨肉之計於古帝王睦族之義若罔聞焉我　太祖之靈豈樂此乎使四海聞之曲直有在此張信所以憤其太甚而不平也雖然夷齊之諫不病於周武弔伐之聖何憾于殷頑然則齊黃董可不謂之忠乎我　成祖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忠又曰今日使練子寧在吾當用之則聖心釋然可知已又可以疎間故而沒之哉

轉戰山東

己卯洪武三十二年即革除建文元年七月癸酉

成祖靖難師起以誅齊泰黃子澄誓師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僉事擢吏李友直爲布政司參議拜卒金忠爲燕紀善下令諭將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姦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姦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於躬實不得已義與姦臣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於是參政郭資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從之乃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恐他日爲後患時都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　成祖令玉帥兵往討玉至使人諭之不下宣引兵出戰玉擒斬之又執毛指揮遣人送至北平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爲本因簡勇士夜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入城中始覺守將帥衆拒擒斬之餘不戮一人玉與朱能合兵徇永平於是密雲諸衛縣皆望風來附　成祖率張玉朱能攻灤河玉進曰楊松潘忠在莫州扼吾南路宜先取玉爲先鋒朱能副之初建文君得　成祖舉兵幫遣

耿炳文帥師北向炳文聞　成祖南狥乃率衆三十萬先至眞定遣先鋒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都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莫州禦之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　成祖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　成祖躬擐甲冑帥師至涿州圍雄縣破之楊松死馬潘忠自莫州來援　成祖逆擊擒之乃詔問諸將師所嚮衆未有定玉曰當徑趨眞定彼雖衆新集志未齊一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　成祖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倘玉一人足辦矣師抵眞定　成祖曰炳文不虞我出間道破之必矣乃與丘福以奇兵出其背炳文出兵決戰朱能帥敢死士三十餘騎衝陣諸軍夾擊橫貫其陣炳文大敗擒左副將軍馬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竇忠及都督顧成斬首三萬餘級又擊敗安陸侯吳傑兵　成祖謂玉曰今日之捷汝之功也非汝與吾合意不及此朱能與三十騎追奔至滹沱河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敵陣衆披靡自相蹂躪炳文無策炳文衆以擒李堅功授指揮十月遼東守將吳高聞　成祖在眞定悉兵攻永平永平遣人告急又諜報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　成

祖與諸將議曰非平兵食足世子能得將士心可備
禦無患永平失則東藩徽矣乃馳援永平高等望風
棄輜重遁追擊敗之先是建文君聞耿炳文敗奴遣
李景隆將大兵擣非平黃禔爲指畫軍事景隆依違
顧望駐師河間不進 太
成祖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
李九江必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
患景隆聞吾兵向大寧必乘虛擣非平我還師破之
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乃整兵趨大寧諸將以松
亭關守備甚嚴 成祖曰從劉家口徑取大寧大寧
破松亭之衆不降則潰矣遂入攻自辰至午城破指
揮朱鑑劫之執都指揮房寬撫定城中遂以寧王歸
分遣辟祿帥兵下富峪會川寬河等處仁何李景隆
兵至圍城時有都督瞿能力戰勢甚銳景隆忌沮之
不令速進非平城中得爲備汲水淋城皆冰不可攻
成祖悉大寧諸衛及降胡奚契丹兵南至鄭村壩上
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非平城下張玉直搗其營城
中亦鼓譟出中外夾擊景隆兵大敗遂奔濟南 成
祖居寧王於非平諸將服 成祖謀筭如神 成祖
曰偶中耳諸君所言萬全策也時建文君命都督宋
忠守懷來都指揮俞瑱守居庸關謀攻非平 成祖

既擊退景隆師乃與諸將謀曰居庸關天險非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璟等欲來攻吾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取之諸將皆曰善遂令部將徐安徐祥等攻奪居庸關城璟走依宋忠　成祖曰宋忠擁兵懷來有必爭居庸之理宜因其未定擊之諸將或以衆寡不敵爲疑　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也宋忠輕躁寡謀擊之必破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進獲諜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皆被殺無遺矣　成祖乃命各家人張黍無慮相呼應皆大喜多降者忠倉卒列陣　成祖入遂執忠并擒僉璟斬首數千級餘衆悉降兵勢大振山後諸州響應乃移師行定廣昌蔚州　成祖曰李九江集衆德州欲候來春大舉我當誘之來以激其衆今進攻大同必往告急勢不得不來援若寒之地南卒不堪奔命凍餒逃散必衆逸而勞之安而動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十二月遂進攻大同守臣往告急景隆果以庚辰正月帥師出紫荊關援大同　成祖乃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往還

不值凍餒死者甚衆復東還時景隆師屢敗匿以捷
聞建文君加景隆太子太師又遣中使賫斧鉞旌麾
賜之渡江值迅雷風雨敗舟沉江中人知其不祥乃
復賜之四月李景隆自德州帥兵過河間前鋒將至
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合兵　成祖率諸將進駐
固安謂丘福張玉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
違衆郭英老憊追縮平安懦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
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無能爲也惟特其衆耳衆豈可
恃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徒多無
益況將帥不專分數不明往者踶村壩上之戰兵非
不多逐之即敗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
軍之氣不奮而敗形矣甲兵糧餉適足爲吾之資耳
爾等但礪兵秣馬聽吾指揮取之當如拾芥但當以
過殺爲戒耳張玉請往先駐白溝以逸待勞　成祖
從之命率兵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兵乃至　成祖駐
師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三尺　成祖夜起坐待旦
忽見兵刃火光如毬擊錚錚作聲弓絃皆鳴　成祖
喜曰此必勝之兆也乃自駐師師以朱能爲前鋒已未
日中至白溝河時景隆郭英吳傑平安瞿能等合兵
六十萬號百萬　成祖麾兵擊之不利平安瞿能奮

勇衝之所向披靡殺傷北平兵甚衆遂却都指揮何清被執曰已暝兩軍猶鏖戰夜深始各收兵歸營
成祖乃秣馬待旦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渡河索戰瞿能及其子與北平將房寬接戰平安分兵兩翼來擊房寬兵敗被擒斬數百人張玉見寬敗有懼色　成祖曰勝負兵家常事敵兵雖衆日中保爲諸君破之遂麾精銳突入其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諸軍並進　成祖親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　成祖馬三被創三易之所佩矢三服射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不可用乃稍却馬阻于隄幾爲瞿能所及平安運槊驍捷所向無敢禦者斬北平將陳亨于陣徐忠亦被創斷兩指未斷自斷擲之裂衣裹創復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　成祖合　成祖方爲瞿能所窘被斬從騎百餘人南師帥將俞通淵陸涼滕聚復引衆赴之　成祖亦疲甚退得高煦兵合勢益奮會大風起南師陣少動　成祖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瞿能父子于陣朱能亦敗平安兵於是南師大潰俞通淵戰死監軍侍郎陳復初

朝服躍馬溺河中郭英兵潰而西李景隆兵潰而南棄輜重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降者數萬人張玉帥師追至鐘山月牙橋等處橫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降衆　成祖悉慰遣之南師聞者皆解體願降魏國公徐輝祖爲殿獨全軍還　成祖命諸將帥師進圍德州五月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諸城邑皆望風潰鉉乃與參賛軍務高巍酌酒同盟以矢自誓收集潰亡召募士卒以守濟南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　成祖遂入德州撫吏民籍府庫獲糧百餘萬斛軍餉益饒屬邑皆附濟陽教諭王省集諸生于明倫堂大哭觸堂柱死　成祖督諸將帥師向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出禦倉卒布陣未定諸將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奔成祖以兵圍其城鉄鉉督衆悉力悍禦建文君召李景隆還以盛庸爲征虜大將軍陳暉副之禦北師宥景隆罪不治黃子澄働罪于都御史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斑哭數其罪曰敗陛下大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請誅此姦賊皆不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乎聽七月建文君以方孝孺議倣周禮更定品官階勳增損洪武禮制又改諸殿

門名及東宮官僚之制時　成祖師圍濟南久令人
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
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不報其後城下得賢寧　成
祖賢之欲授以官不受遣去以全其志時　成祖圍
濟南已三月百方攻之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
城鉉詐令軍民出降陰伏壯士門內佯開門納師
成祖喜止灌遂入城懸門發　成祖幾爲所獲下令
以礮擊其城城且壞鉉大書　太祖高皇帝神牌懸
其處師不敢擊鉉時募壯士出擊北兵破之姚廣孝
進曰師老矣請斷還北平以奄後舉　成祖從之師
還鉄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建文君
擢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詔督諸軍北伐命副將
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屯滄州向欲出師攻滄州恐南師
爲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
玉朱能請間曰今密邇大敵而勤師遠征況遼地寒
早士卒不堪此行何意　成祖屏左右語之故曰今
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
相犄角爲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衆所聚定州脩築
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隤圮日久天

寒地且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不備趣攻之必有土崩之勢兵事貴神密佯言征遼東者使彼懈不備耳王與能叩頭稱善徐凱諜知非兵征遼東果不爲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　成祖師至天津語諸將曰彼所備惟青縣長蘆今磚垛竈坡等處無水彼必不爲備由此可徑至滄州乃以夜三更啓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城下凱猶不知督衆築城如故見兵至亟分兵守城堞衆股慄不能甲　成祖麾兵四面急攻之督壯士由東北隅肉薄登遂拔其城先以兵斷其歸路生擒凱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偏將譚淵坑殺之送凱至北平十二月盛庸移師駐東昌　成祖師次臨清進攻東昌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犒賞將士誓師簡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晝夜督以待　成祖謂諸將曰彼既以乏糧移駐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時北師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庸麾兵大戰非兵却往往有棄甲墜者庸乃縱兵圍　成祖數匝　成祖自衝擊不得出朱能率胡騎奮擊其東非隅庸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冀　成祖出張玉不知

成祖已脫出突入陣救之敗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非兵大敗是役也　成祖數危甚以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　成祖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亦相加得免於害至是兵敗　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近適高煦領兵至擊退庸兵獲其部將數人薛祿亦數擊退南兵　成祖知張玉敗歿乃慟哭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爲意平大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旋與諸將語每輒流涕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遂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張玉當第一惜其早歿追封榮國公河間王

辛巳正月　成祖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敗皆免冠謝　成祖曰爾等冠此非爾失在予予以爾等皆同心戮力每有小過置不問因循玩弛遂至違律弃廢前功如慈母愛子過於姑息久致驕縱此豈予之罪哉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浹背而　祖師出姚廣孝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　成祖命僧脩齋薦祭陣亡將士張玉等流涕

二月

曰奸臣橫加毒害我耳爾等憫我無辜力戰爲我而
死念及令人痛切于心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
福謂朱能曰殿下勵志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諸陣
亡將士家父兄子弟見之皆感泣收淚自奮曰人孰
不死死而蒙主上恩德如此又何憾誓竭力前報且
爲死者雪恨耳　成祖見人心思奮乃激勵將士召
募勇敢以前進取

論曰　成祖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鬼神之
變化出沒不常令人不知所備方景隆以大軍駐德
州不進則往襲大寧誘至城下而還師破之所謂致
人而不致於人也其攻大同景隆以師往救則不與
交兵而由居庸入還北平所謂敵逸而能勞之也及
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以急其軍心所謂攻其所
不備也料事制敵卓有成算分合進速動合古兵法
蓋其驍捷似唐太宗而機權變化漢高帝以下所不
及也及東昌之敗罪已屢衆褒功錄功使肝腦塗地
之家不惟不怨懟其上而且佩敵雪恥此皆高世之
能帝王鼓舞豪傑之術豈區區景隆輩所能窺哉雖
然亦天命之所在也當時在內如徐輝祖在外如鉄
鉉皆可以當元戎之任總非伐之兵者乃棄不用而

委一景隆暨其敗也又不加誅馬夫景隆不但才不
任將且觀望持二心故逗遛退縮雖有平安瞿能之
勇竟無寸功而黃子澄以文武全才薦之何誤甚邪
太祖天有所興必有所誤故曰 成祖之靖難建文
之不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再出河北

辛巳三月建文丑召遣將盛庸等駐師德州吳傑平安
等駐師眞定 成祖自東昌還師并平激勵將士召
募勇敢見人心思奮乃諭諸將曰敵勢見逼不可坐
受其制宜往衝之乃帥師南出復諭將士曰爾等懷
忠奮勇同心協力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
役不遵號令遂棄前功深可惜也大抵懼死者必死
捐生者必生自溝之戰南軍足跡故爾輩得殲之此
懼死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以一當百故能出萬死
全一生此捐生必生也自今毋時累勝之功毋率畧
毋異悞庶幾可以成功諸將請攻定州 成祖曰野戰易攻城
難今盛庸聚衆德州吳傑平安駐眞定相爲犄角如
攻城未拔彼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
可知矣今眞定德州相距二百里我以兵出其中敵

必迎戰吾先擊敗其一軍餘當破膽也諸將曰吾介兩敵之間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　成祖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況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三月師次滹沱河遣游騎哨定州眞定多爲疑兵誤之諜報盛庸軍夾河爲營　成祖乃帥師進距敵營四十里駐師下令曰吾觀敵陣每以精銳在前罷弱在後明日當以勁師前摧其精銳餘自潰矣中軍去敵五六里嚴陣以待俟我以精騎驍出敵背擊之使前奔行數里力乏中軍俟其既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必大潰慎勿逞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死鬬矣明日與盛庸軍遇　成祖以三騎覘庸陣庸遣騎追皆射却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敵擁盾層疊不得入遂用長木橫貫鉄釘擲之連貫其盾盾連不可運遂乘其隙攻入之敵衆棄盾走騎兵入擣其中堅北師中軍將譚淵戰死于陣朱能張輔等率衆並進　成祖以勁騎繞出敵背貫陣前出與朱能等合勢擒斬甚衆殺其驍將莊德楚智等時迫暮各斂軍還營　成祖以數十騎逼敵營宿天明見四面皆敵兵左右請亟出　成祖曰無恐日出乃引馬鳴角薄

敵營從容去敵衆相視驚愕不敢近乃復整兵接戰
成祖預戒諸將曰昨譚淵見敵敗遂擊太早故爲所
乘兵法曰窮寇勿追敵既敗當整兵俟其已過順勢
擊之若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致死鬬淵不從吾
言以致喪身爾等當以爲戒今日爾等嚴陣與戰我
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卽入擊之兩陣相
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乃交兵　成
祖臨陣督戰將士人人爭奮乃張奇兵往來衝之自
辰至未各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天砂礫
擊面人咫尺不相見　成祖麾軍乘風大呼縱左右
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南軍大敗棄兵走斬首十
餘萬級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
還之盛庸單騎走德州　成祖戰罷還營犒士滿面
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　成祖每臨戰必身
先突陣見一卒爲敵困亦親援出之故將士皆樂效
死吳傑等初自眞定引軍出欲與盛庸軍合未至八
十里聞庸敗復還眞定　成祖語諸將曰吳傑等若
嬰城固守爲上策已出不能守兵復歸避我爲中策若來求
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
聞盛庸敗必不出　成祖曰不然吳傑平安擁十萬

衆其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間之今久不出將有
老師之罪彼雖外與庸合實怠庸成功今庸敗彼欲
獨擅其功勢必出我聲言散遣軍士取粮彼必乘虛
來吾軍散不遠出候彼將至即集衆嚴師待之彼將
落我彀中矣即下令軍士出取粮戒勿遠又遣間入
眞定誘之吳傑等果以兵來閏三月諜報傑等軍滹
沱河北相去七十里 成祖乃率諸軍渡河時向暮
諸將欲候明日 成祖曰吾千里求戰患敵不出百
計誘之今彼來送死又可緩邪緩則彼退守眞定城
堅粮足吾坐受其敝矣乃先策馬渡河河水深摩騎
兵由上流並渡遏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流畢渡
循河行二十里與敵遇會日暮 成祖恐敵遁去親
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綴之明日吳傑平安列方陣
以待 成祖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勝我以精兵
攻其一隅一隅敗餘自潰矣乃以軍麾其三面而親
攻東北隅與傑等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
入敵陣馬蹶為敵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上馬督戰
益力 成祖親率驍騎數百循滹沱河繞出敵後突
入陣中敵四面射矢集旗如蝟平安以陣中縛樓高
數丈登以望 成祖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下墜

而至幾被獲忽大風起發屋拔樹傑等軍潰　成祖麾兵四面歷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眞定城下又擒其驍將鄧戩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入城　成祖遣使持被箭旗還北平諭世子藏之貽子孫令知戰伐創業之難師遂渡滹沱河徇順德廣平大名諸郡縣吏民皆持牛酒迎　成祖悉却不受慰撫之至大名獲敵諜者言朝廷已寘逐黃子澄　成祖大喜謂將士曰若然是有悔禍心　吾可釋憾罷兵矣諸將曰是未可信縱使姦臣已黜尚在境上是其計猶行也　成祖乃上書于朝大率言齊黃前劍宗藩加以大惡欲實於地雖屢號訴畧無見聽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衂臣不敢爲喜每用傷悼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寘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即徧告將士謂可解甲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德州檢邪所蔽則天下幸甚書至　建文君以示方孝孺孝孺曰我方欲息之此奏之來正合機宜諸路兵多集惟雲南兵未至今姑遣人報

以罷兵往復一二月吾師集矣建文君善其策乃令孝孺草詔許罷兵建文君婉其辭孝孺曰曰婉則示弱矣遂命大理少卿薛嵓賫詔至師　成祖讀之見詔語四愒語嵓曰此詔必不出陛下意蓋姦臣挾詐欺我也又問嵓濆行上何言嵓曰上言殿下旦釋甲詣　孝陵暮即旋師　成祖曰是入奸邪言已固矣三尺童子猶不可紿也指侍衛將士曰縱我可紿此輩可盡紿乎嵓惶恐不能對諸將厲聲曰嵓爲奸臣來游說誤我請先斬之　成祖曰奸臣不過數人嵓天子命使爾等何敢妄言嵓戰慄流汗被體不敢仰視　成祖恐諸將加害乃留嵓寘左右慰諭數日厚賞之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天子同產兄臣爲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哉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爲權奸讒搆以至於此臣亦不得已爲自救之計耳幸蒙寵兵之詔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　皇上誅此權奸數人散歸天下兵馬臣父子一童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之臣此言出于中誠天地神明鑒臨在上不敢欺也嵓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嵓具以告且曰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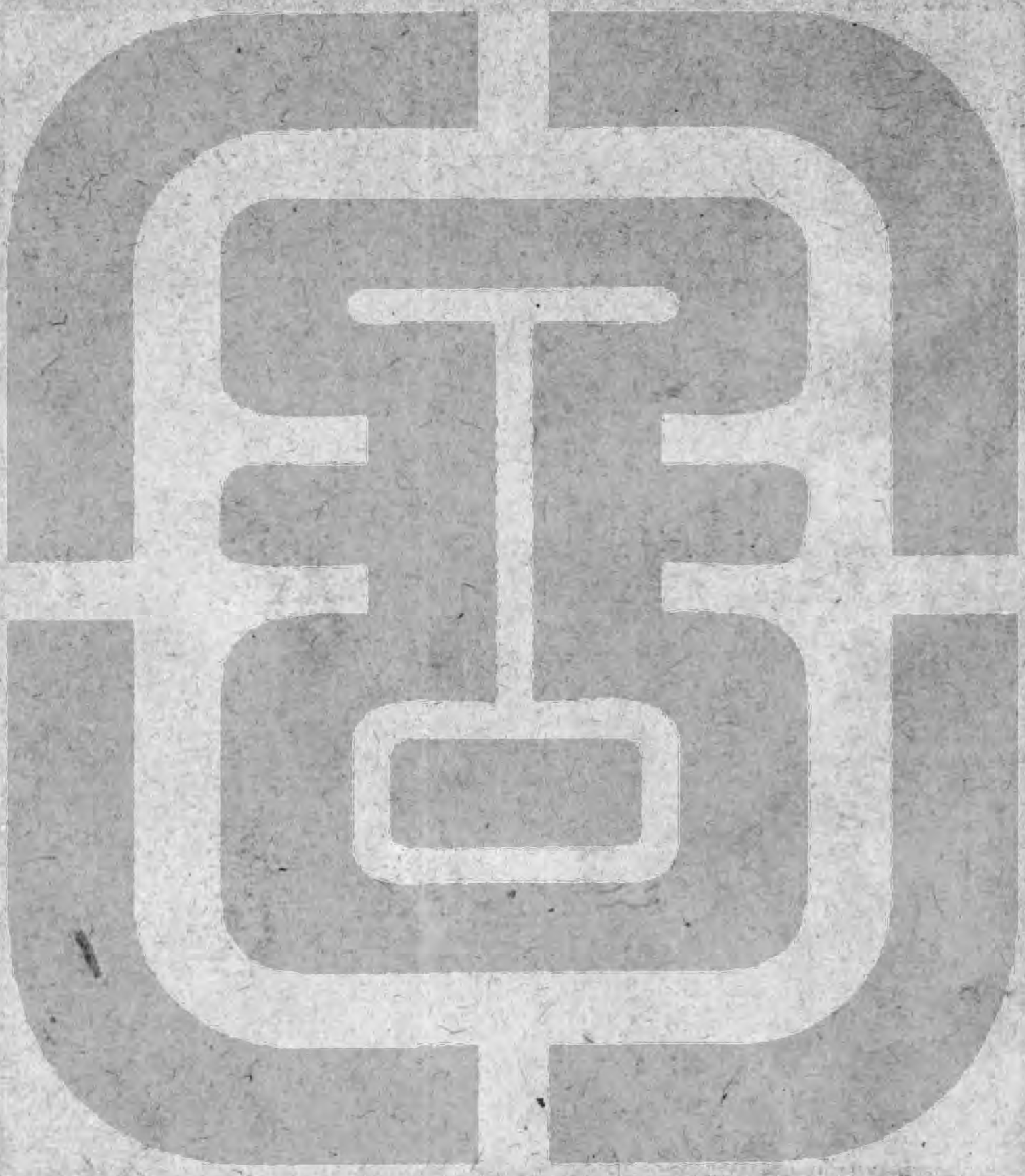
王語直而意誠文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謀諸將不和未見可勝孝孺默然當入見建文君亦備述前意建文君語孝孺曰誠如當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曰當受燕賄故爲之說遂罷五月成祖駐師大名盛庸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成祖遣指揮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率言朝廷許罷兵而盛庸等發兵攻迫絕其糧餉反覆數百言建文君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詞直奈何又曰此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能兵邪兵一罷散難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哉乃執武勝等下獄六月　成祖聞武勝下獄調諸將曰我駐師於此俟命三月今武勝既執是其志不可回矣豈能塊然爲所擒盛庸彼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來今調輕騎數千邀其糧之德州被困若來求戰我嚴師待之以逸擊勞以飽擊饑可必勝然後求罷兵可冀其從諸將皆曰善乃遣將李遠率兵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戰不能辨令人插柳枝於背爲識且戒遠等曰吾志在除奸臣數人耳毋多虐百姓遠等至臨清谷亭沙河沛縣敵皆不

疑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爲熱
魚鱉鼈皆浮死京師聞之大震德州兵氣遂索李遠率
兵還盛庸遣將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誘擊
之宇衆大敗斬首萬餘遠乃還七月　成祖知彰德
城守窘迫誘其兵出城戰設伏大破之又以尾尖寨
梗餉道且據險隘難下乃募得鄉導人命張禮率兵
千餘夜襲擊降之　成祖又恐南師乘虛擣非平乃
遣劉江率兵千餘還戒之曰汝以兵渡滹沱河由間
道行廣張軍聲多設間諜遇敵少可擊之敵衆則晝
設疑兵張旌幟夜多舉火炬彼必謂吾旋師不敢逼
汝急急趨入非平彼若來侵會守城兵擊之江至非平
平安果率萬餘人未至城五十里剽掠江出擊敗之
斬首數千級平安遂南走時建文君所遣盛庸等南
征皆無功徐沛糧道不通德州師窘乏方孝孺言曰
今當別爲一策庶幾燕世子孝謹仁厚得國人心而弟
高煦狡譎忌之每譖於父今以計間之燕王疑世子
必還非平即吾德州之餉道通矣餉道通兵氣振乃
可畫進取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弟之情孝孺
曰臣有從林嘉猷者嘗被詔入燕邸父故知之孝孺
遂爲書貽世子令背其父歸朝廷許以燕王令錦衣

衛千戶張安賫詔世子世子得書不發遣使送其書
幷安至軍中有中官黃儼者素姦險附高煦比建文
君書至北平則先使人報　成祖云朝廷已潛通書
世子有密約矣高煦從旁譖之　成祖不信語未竟
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　成祖覽其書歎曰甚
矣姦臣險詐至此父子猶欲離間兒君臣乎盛庸等
承制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畧保定諸縣
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爲持久計
窺北平　成祖在大名聞之曰保定非平股肱郡保
定失則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月師北

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復來歸悉撫慰遣之命
孟善鎮保定諜報眞定敵將吳傑等遣將韋諒以兵
萬餘轉餉赴房昭軍　成祖曰昭據西水寨寨內薪
水不乏所乞糧耳使眞定饋餉入昭即得固守秦易
援也遂率精兵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率兵五千
圍定州　成祖謂諸將曰我圍房昭寨急眞定必來
援然擢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
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
可不攻自下矣時圍寨久寒衣薄會
夜霜月　成祖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淚下思

歸有潛下寨降者具言其事云十月眞定援兵果至
成祖自定州還與諸寨兵合擊南兵於戚眉山下令
勇士卷旆登山潛出山敵後大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
與眞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陰壁盧从者尤衆獲其將
花英鄭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章諒脫走遂破西水
寨還師北平十一月大享將士又親爲文祭從征陣
亡將士及南師將士歿於戰陣者先是遼東守將楊
文與王雄等引兵圍永平畧薊州薄化諸郡縣縱恣
多殺戮百姓菩之 成祖遣劉江率衆趨永平命江
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第聲言還師北
平既出則以夜卷旗囊甲復入永平城中敵聞爾還
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其言果敗
遼東兵於昌黎斬首數千級獲其將士王雄等七十
餘人至是 成祖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
以釋兵故雄等頓首涕泣去 成祖既西破大同東
却遼東兵乃誓師厲衆爲復出之計焉

論曰盛庸吳傑等率數十萬之衆盡力禦之不能少
回 成祖之駕而房昭一出紫荊關擾保定易州
成祖即下令班師此孫臏致龐涓之策也觀我 成
祖命劉江還鎮北平則所忌者不在相持之地而相

恐南師乘間以擣根本之虛諸將爲此策亦有見也
特其失先後之權而不中事機之會耳方　成祖與
庸等相持勝負未決之日若使房昭出紫荊若文出
山海以擣非平而庸等又以大兵綴　成祖之師使
不得還救根本豈不危哉今德州眞定之兵屢已摧
敗而遼東大同之舉又復不相應楊文敗歸房昭始
出及我　成祖之還也眞定之將不以大衆連兵而
徒偏師赴援盛庸在德州若罔聞知　成祖乃得以
從容破敵撫定根本是雖天命之有在豈非人謀之
不臧乎大抵師行貴將帥和吾聞諸將多不同心甚
至相忌其成功者故盛庸戰而吳傑之兵不會眞定
敗而德州之衆不援甲可乙否此前彼却故機宜屢
失而敗亡之相踵也雖然戒　成祖筭無遺策料敵
如神如夾河之戰料盛庸吳傑之不能相救盛庸既
敗料吳傑平安之必來求戰遣李遠之往邀餉道遣
劉江之還保非平閫水西而測眞定之來援採永平
而誘楊文之復至此皆百發百中深合孫吳之妙用
也至于上書自明猶秉臣節犒遣得獲大慰人心豈
非順應之師帝王之盛美哉